

南方 旅店

林培源——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方旅店 / 林培源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354-5770-7

I. ①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3287号

南方旅店

林培源 著

出品人 | 郭敬明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

项目统筹 | 阿亮 痕痕

责任编辑 | 杨仙

助理编辑 | 赵晓婧

特约编辑 | 冬冬

装帧设计 | ZUI Factor

设计师 | 胡小西

封面插画 | 木小雨 ASAPHZ

内页设计 | 付诗意

媒体运营 | 赵萌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640×960毫米 1/16

印张 | 116

版次 | 2012年9月第1版

印次 |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180千字

定价 | 22.80元

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
（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）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，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，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ZUI

Zestful Unique Ideal



最世文化
Shanghai ZUI co.,Ltd

Love and Death
in Southern Hotel
南方旅店

林培源——著



“这部小说，我是带着乞求的姿态在写，我祈求时间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
如果这是一出虚构的戏剧，一场神奇的魔术，我希望它能召唤逝去的亡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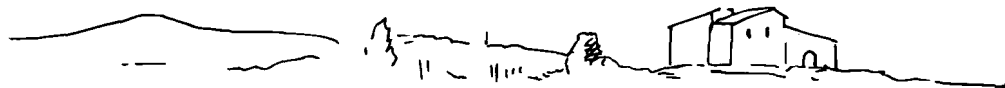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蒋翎，《南方旅店》自序，2001年夏

序 章 007

第一章	清 平 镇	019
第二章	平 安 夜	033
第三章	赵 淇	053
第四章	蒋 翎	069
第五章	陈 天 玺	089
第六章	南方旅店	105
第七章	陈 天 玺	121
第八章	南方旅店	141
第九章	赵 淇	159
第十章	南方旅店	177
第十一章	许 媛 媛	191
第十二章	南方旅店	207
第十三章	蒋宏,或蓝恺	221

尾 声 237

后 记 245



序章

她为什么会自杀呢？

死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是什么力量让她选择死亡？

一种强烈的震颤在我胸腔里翻滚着，像随时要喷出来一吐为快。

我又想起赵淇了，在这个时候，这样的场景下，那种感觉很诡异，

她们两个人的脸影影绰绰的，忽然重叠在一起互为镜像：

刘素彩成了与我相濡以沫的赵淇，

而赵淇则附在了眼前这张静默而美好的脸上。

你听我说一个梦吧，一个充满了声色光影的梦，好像梦里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。

你听我说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久，我还有勇气对你讲。我的双脚踩在一个离心的空间里，手是空的，手里没有被握紧的温度。我看见了很多东西，一帧一帧的，连起那个女孩子的笑靥如花。

你每笑一下，我的心就疼一下，一点一点晕开在我斑斑驳驳的胸腔里。

你的声音晕染在我胸口，你说：“嘿，我帮你拍张照吧。”

然后我就站在一片夕照之下傻笑起来。

——这个梦，存在于故事的故事里。如果你愿意听，我就再兜起所有的情绪来说，说完了，我也觉得好像过了一生那么久。

来，让我带你去南方，北回归线以南，我在一家旅店里，掌管着整整三百七十五把钥匙。走上长长的木质走廊，吱呀吱呀，你就会看到我。我站在柜台后面，身后的木柜子上，朱红色的漆，挂着一排又一排的钥匙。

你看起来风尘仆仆，想必赶了很长的路。你穿着一身白色连衣

裙，胸前挂着一台好像要散掉的老式双反相机。你抬起眉眼看我：“那把钥匙呢？”你说你的钥匙丢了。我问：“早上不是还在？”你说出门时挂在腰间，一转身就找不到了。“你仔细找过没有？”你说找了，没找着，楼上那么多房间，你忘记住进哪一间了。你应该着急的，但你没有，你神情寡淡，连嘴角的细纹也是寡淡的。我见你胸前垂挂着相机，好奇你拍了什么照片。你摇摇头说：“胶卷忘了装，一张都没拍。”这时你开始着急了，又问，“钥匙呢，你帮我找钥匙，没了钥匙可怎么办？”

我回转身，在这上了朱红色漆的木柜上找，奇怪，找了一遍，找不到，再找，还是没见影子。我也慌了，忍不住心头跳动。你的目光火辣辣地盯在我背上。我面红耳赤，回过头来，拿怯怯的表情对你。夕照下，你的面容在光晕渲染下渐趋模糊。没了声音，你的相机闪光，一阵接一阵，像电闪雷鸣，让这间旅店被黑压压的乌云笼罩了。柜台的钥匙叮当作响，通灵一般，炸开了凌乱的喧响。地板在摇晃，我惊恐地问，是不是地震了？但你依旧只记得钥匙，你问：“钥匙呢。”我说找不着了。你眼里透着失望，在我额上轻轻亲吻，然后转身跑出旅店。长长的走廊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片云雾翻滚的悬崖，你纵身跳下，用像敦煌飞天那样的姿态往下坠，往下坠。一阵颠簸，脚下的震颤越来越厉害，头顶吊灯忽闪，房梁哗剥作响，灰尘弥漫，水泥地板折断了。我先是看到你的头部，接着是身体，继而是四肢，如陶瓷裂痕一般开裂，连同你那副姣好的面容，窸窸窣窣，咔嚓咔嚓，黑色的狂风吹来，你就像一滴水消弭在土地之中。

我在梦里大叫，大哭。瞬间认定你应该是与我相爱的女孩，那双泪水盈盈的眼睛，那两片单薄的嘴唇，分明是我吻过多少遍的。我奔跑向你跳下的悬崖，到处看不见你的身影。一股深深的绝望像冷空气一样漫上我的脚底，爬上我的指尖，到达胸腔、心脏、眼窝、瞳孔。

忽然又回到了店里，柜台的电话响了，我伸手去摸，那电话线蜿蜒如蛇，忽然缠绕住我的手臂。头顶的瓦片像刀那样割下来，我只觉得浑身被剃了一遍。待那轰隆隆的巨响掩盖呼喊，我也就和你一同，

消失在灰尘四起的废墟之中。

我从梦里醒来，那冷空气一样的绝望感让我打战。在我工作的地方，这个破旧的报社里，正是傍晚时分。如果在这么暧昧的时刻不适合陈述虚幻的梦，那么，让我顺带为你讲一讲现实中的事。当然，我宁愿那是梦。

这栋老式骑楼，头顶呼呼旋转的吊扇，黑暗幽深的走廊，排印好的报纸小样，以及电脑里写了一半的新闻稿，这些才给了我真实感。

电话那头的声音重复了一遍，我才缓过神来。

“小周，来任务了，你马上过来。”

我搁下电话，保存好文档，朝主任办公室走去。

那个恍惚的梦境还在意识里发酵，我迎面就撞见那扇敞开的朱红色木门。

主任头都没抬，电脑屏幕反照着她的脸，只见她摘下厚厚的老花眼镜，说了一句：“清平镇那边出了件案子，要采访，正好民生版缺人，你来顶上。”

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报社有个女同事预产期到了，请了产假回去，没想到这么快任务就摊到我头上。我诺诺地问：“要去多久？”

主任这才抬起头，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吓得我不敢再说话。

她吩咐我去找另一个同事，是他接的爆料电话。

我于是找了同事，同事把写有地址和电话的纸条递给我。案子发生在清平镇，爆料人说是有个叫刘素彩的女孩子在家里自杀了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希望报社派人去采访一下。

“周岐山，我觉得这事不简单。”他皱着眉头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

我想起很多和凶杀案有关的画面，血淋淋的、暴力的、变态的、不可思议的，再看着他那张神秘兮兮的脸，心想他是不是幸灾乐祸，不禁心里一阵发毛。

我对他露出牵强的笑，视线便落在手中的纸条上。

纸条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散发着某种冰冷的气息。

我来报社上班的这几个月，正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候，要不是赵淇出事的话，我想，我的日子不会过得这么糟糕。原来的我像一只风筝，情绪高涨得想要飞，但是突然之间，她一咬牙，把线头一剪，于是这只风筝便无可挽回地从高空坠落。一部分的我死去了，一部分的我活了下来。她的离去，像是我身体的某个器官被人强行摘除，它在我身体的时候，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一旦它离开了，那种切肤的痛，以及因缺陷带来的失衡感，便扎扎实实地打败了你。

这几个月我经常梦见她，像中了邪一样，精神恍惚。

还好，还好我没有懦弱到要去自杀，勉勉强强，撑了过来。

工作是一种缓冲。我忙于报社杂七杂八的事务，暂时让自己麻醉其中，一晃眼，已经7月了。记者的工作便是要随时与这个世界保持同步，这期间我见证了不少大小新闻，包括日本福岛的核危机和大海啸，还有温州的动车事故，报社都做过整版的报道。这些虽然牵动了亿万人的神经，但对我而言，毕竟离得遥远，还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。不过这次采访任务不太一样。我原先做的是文化版的工作，没跑过民生新闻，所以多少还是有些忐忑，毕竟要到现场去，说不定会直接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。

我精心准备了一下，背包里放了手提电脑、录音笔、笔记本和水笔，还有换洗的衣物。

下楼的时候，我又看见楼梯口嵌着的那面镜子，我忍不住停下脚步。从“大展宏图”那四个字望进去，可以看见这样一张脸：眉毛浓黑，鼻梁和轻闭的嘴唇勾出一块明显的三角区，眼睛不大，瞳人黑亮，只要嘴角上扬，便是一副好看而讨喜的相貌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这老旧的骑楼，这里的建筑总是令人产生一种踏在废墟上的错觉。这一带再过不久就要拆了，我知道拆迁是迟早的事，这里将被夷为平地：楼会坍塌，砖块和破碎的玻璃窗散落一地，垃圾堆得高高的，天空笼罩在一片灰尘之中，那些吊车、推土机和铲车则会咆哮着，像一群野蛮入侵的异族人，我知道再过不久，新的楼盘就会取代这些老建筑，这里将会变成另一种面貌，变得我完全不认

得。我心有不甘，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

报社开车的司机老王在大门口等我，我朝他挥挥手，他点头回应。

我坐上他的面包车，就这样上路了。

我们去的地方叫清平镇，是一个类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，可能还要更偏远落后一些。据爆料人的讲述，死者被发现，是今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。警方推断，死者应该是昨天晚上没了呼吸的。

同事那句“我觉得这事不简单”总在我心头萦绕。

为什么“不简单”？难道不是自杀，而是一起谋杀？

按照正常的程序，我应该先联系死者的家属。

在刘素彩家里，我进行了第一次采访。

采访对象叫刘勋，是死者刘素彩的弟弟。

这个脸孔瘦削的年轻人，因为情绪失控，眼珠子是往外突的，视线无法集中，所以看起来就像处在梦中尚未清醒过来。采访开始之前，他像一尊在黑暗中凝固了许久的蜡像，脸色青白青白的，嘴唇干裂。

“那时我从外面回来，爸妈不在家里，我喊她，没有回答，我就上楼去。我姐的房间在二楼。当时我也没在意，看到房门关着，以为她出门了。我回到楼下，刚好有人打电话过来，是找我姐的，我说我姐不在，那边没问什么就挂了。我觉得奇怪，怎么不打我姐的手机？平时她出门都带手机的。于是我拨了我姐的手机，铃声响了，是从楼上传来的。我跑上楼敲门，没人回应，推门，门竟然锁了！我便喊了我姐几句，房间里的手机铃声还在响，门又死活打不开，我一下子就慌了，我大声地叫她，手机铃声越来越响，我这才意识到不好了……”

刘勋说话的语速不快，带着微微的颤抖：“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
会这样……”他喃喃自语着，仿佛那些细节还历历在目。

他的声音沙哑得很，听得人从头皮到脚趾都发麻了。

他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身子前倾。他低下头，又抬起来，说话的时候，眼里有种近乎绝望的东西，层层叠叠的，生出肃杀和清冷。

这一切使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疲惫，好像复述这件事，会耗尽他积攒许久的勇气。

我假装用心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，但他的声音像长了翅膀，在耳边扑来扑去，发出类似蜜蜂振翅那样的声音。

“你姐之前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？”

刘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，视线不知落在什么地方。我的话让他愣了一下，他随即摇摇头：“没什么异常，前一天她还给我煲汤喝呢。”那语气，好像味觉还停留在昨天，在她姐姐还没有离开的时候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眼里那点微光，便暗了下去。

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一边在笔记本上又写下一行，一边想象他喝下那碗汤的样子。那碗汤的热度、气味，以及他姐姐看着他喝汤时的表情。什么东西跟“最后”挂上钩都会变得凄惶，就连一碗稀松平常的汤，也会和孟婆汤一样意义重大。

对刘勋来说，发现姐姐的死，只是噩梦的开端，接下来一系列的混乱、悲伤、愤懑，就像地震一般，将他们一家人摇晃得头晕目眩。

试想一下，他姐姐没有告别，没有遗言，没有留给任何人准备和喘息的机会，一声不响就走了，会是怎样一种感觉？事发前，刘勋一家人原本是平静的，就像其他普通的家庭一样，衣食住行，日常起居，没有哪一个细节会是溃败的征兆。没有。然而他们一家人的安定生活在一夜之间全都乱了，就像涨满了水的管子忽然爆裂——什么都来不及挽救，通通喷了出来。

变故会令人失去理智，让人成为另一个人。

我想采访刘勋的父母，按道理，他们该是最有发言权的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：一见我亮出记者的身份，他们就像见了鬼似的。

“谁让你来的？我们家的事不要上报纸，没什么好说的！”

被人拒之门外当然不好受，不过幸好刘勋的电话打了过来。他